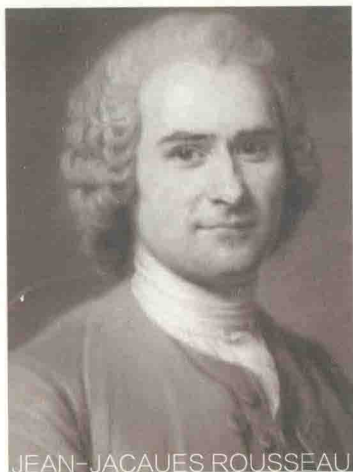




上天赐给我一颗多情的心

卢梭自传

[法] 让-雅克·卢梭 著

Jean-Jacques
Rousseau

世上绝无仅有的心灵自白，名为“忏悔”，实为“控诉”

A Feeling Heart Bestowed By Heaven

一部最活生生的个性解放宣言书

我现在要做一项既无先例，将来也不会有人效仿的艰巨工作。

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

上天赐给我一颗多情的心

A Feeling Heart Bestowed By Heaven

卢梭自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天赐给我一颗多情的心: 卢梭自传 / (法) 卢梭
著; 杜佳芮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6707-3

I. ①上… II. ①卢… ②杜… III. ①卢梭, J.J.
(1712~1778) — 自传 IV. ①B565.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30159 号

书 名	上天赐给我一颗多情的心: 卢梭自传
著 者	(法) 卢梭
译 者	杜佳芮
责任编辑	黄孝阳 聂 斌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6.375
字 数	262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707-3
定 价	4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 1
第二章 / 35
第三章 / 71
第四章 / 105
第五章 / 144
第六章 / 188
第七章 / 229
第八章 / 283
第九章 / 326
第十章 / 391
第十一章 / 433
第十二章 / 466

第一章

我正致力于一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业。我将毫无保留地将一个人的真实面目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自己。

只有我能够如此。我洞悉自我，亦深知他人。我与生平所见的任何人都不同，虽然不见得比别人好，但至少和他们不一样。大自然将我塑造成这个样子，然后又打碎了这个模子，这样做到底好不好，要等读过我这本书之后才知道。

无论末日审判的号角何时响起，我都将手捧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大声宣告：“我平生所为、所思、所行皆陈于此，无所讳言。我没有虚夸善行，亦没有矫饰恶状，添笔增墨仅为弥补记忆空白，纵有弄假成真之处也非出自本心，盖记性使然。笔锋到处皆为如实记录，若所行卑鄙龌龊，则揭露此卑劣；若所为高尚端方，则记述此德行。万能的主啊！请将芸芸众生都召集至此，让他们聆听我的忏悔，让他们为我的堕落而叹息、为我的恶行而羞愧，让他们每一个人都坐在您的宝座之前，像我一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灵魂，然后看看，有谁能够对您说：‘我比这个人要好！’”

一七一二年我出生于日内瓦，父亲是公民伊萨克·卢梭，母亲是公民苏珊娜·贝纳尔。祖父留下微薄的财产供十五个子女平分。待分到父亲手中已所余无多，他便靠做钟表匠来养家糊口，这一行当里父亲倒是个能手。我的母亲是贝纳尔牧师的女儿，家境较为殷实。母亲聪慧而美丽，父亲费了很大工夫才将她娶到手。他们的爱情差不多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八九岁的时候，两人每日傍晚都会一起

去特耶林岸边散步，一直到十岁之前他们都可以说是形影不离。生来就秉性温柔而敏感多情的两个人，情投意合却又心照不宣，谁也不肯先倾吐衷肠，就这样互相等待着。尽管命运之手貌似不断阻挠他们的热恋，却反倒是他们的爱愈加浓烈了。这个多情的年轻人因为得不到他的情人而愁肠百结，郁郁寡欢。她便劝他远游，以便把她忘记；他去了，却收效甚微。回来后他发现自己更爱她了，他的心上人还是那样的温情和忠贞。这次波折之后他们终于得偿所愿，他们的海誓山盟得到了上帝的祝福。

我的舅舅加布里尔·贝纳尔爱上了我父亲的一个妹妹，而我那位姑姑只提出了一个条件：让他哥哥娶我舅舅的妹妹，她才肯嫁给我舅舅。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了，两桩喜事同一天举办。如此一来，我舅舅成了我的姑丈，他们的孩子也就和我亲上加亲成了堂表兄弟。一年后，两个家庭都迎来了新生命的诞生，不久后因为各自搬迁，往来便不多了。

贝纳尔舅舅是位工程师，曾效力于帝国军队，后来去了匈牙利，在欧仁亲王^①麾下供职，并在贝尔格莱德战役中屡获战功。父亲在我唯一的哥哥出生之后，便去了君士坦丁堡，应聘作了位宫廷钟表师。父亲不在家期间，母亲的美丽与才情^②招引来了许多对她献殷勤的男人，其中尤以法国公使德·拉·克罗苏尔最为热切。他对母亲的钦慕想是铭心刻骨的，因为当三十年后他对我谈起母亲时还十分动情呢。而我母亲洁身自好，对这些诱惑视若无睹，她只希望并催促着自

① 欧仁·德·博阿尔内（Eugène de Beauharnais，1781—1824）法国军人、法兰西第一帝国的亲王，拿破仑一世的驻意大利总督。

② 她是位多才多艺的闺秀，她的父亲是位牧师，从小就花大心血培养着她。她会画画，又会唱歌，还会用鲁特琴为自己伴奏。浸润于书香之中，她的诗也写得不错。有次，还是她的哥哥和丈夫都不在日内瓦的时候，她同嫂子一道带着两个孩子上街，当有人问到她们为什么没有男伴的时候，她便即兴赋诗一首以作回答：

说起那两位缺席的先生，

我们对他们的爱多到难讲，

他们既是朋友，又是恋人，

他们是我们的丈夫，

他们又是我们的兄长，

还是这两个孩子的父亲。

己深爱着的丈夫能早日回来。父亲便丢下手头的一切，赶回了日内瓦。我就是他这次回家之后结下的不幸的果实。十个月后，孱弱多病的我降生人间，却夺走了我母亲的生命。我的出生，便是我此生无数的不幸之中的第一个。

我不知道父亲当时是怎样忍受着这种失去爱妻的痛苦，我只知道他从未有一刻解脱过。他觉得总能从我身上看到亡妻的影子，但他也不能忘记是我害他失去了她。每当他拥抱着我的时候，我都能从他的叹息声中、他那发颤的紧紧拥抱中，感受到一种夹杂着痛苦的遗憾——我却能感受得到这种更为深挚的爱。每当父亲对我说：“让-雅克，我们来聊聊你的母亲吧”，我都会回答说：“唉，父亲，恐怕我们又得哭一场了。”单单这句话，就能说得他落下泪来。“唉！”他通常哽咽着说：“把她还给我吧！让我聊以慰藉，减轻我失去她的痛苦吧！她带走了我的心，只有你能填补那片空白了。孩子！若不是因为你是她留给我的孩子，我能如此爱你吗！”母亲去世的四十年后，父亲死在了第二任妻子的怀中，口中呼唤着的，却始终是我母亲的名字。我的母亲，他的第一任妻子，其音容笑貌永远地镌刻在他的心中，从未消失过。

赋予我生命的就是这样两个多情的人。在他们天赋的种种品德中，遗传给我的，只有这颗同样多情的心。这样的多情对他们来说是幸福的源泉，对我来说却是一切不幸的根源。

我出生时便弱小得几乎是命悬一线，能养活的希望都渺茫。我身上还带着天生的病根，随着年岁的增长日益加重，现在虽有时候稍微减轻一些，但那也是用更深重的痛苦换来的。我父亲有个妹妹，人聪慧而和善，是她细心的照料才使我活了下来。我写下这本书的时候她还健在，不过已经八十高龄了，并且还照料着比她还年轻、但因饮酒过度而伤了身体的丈夫。我亲爱的姑姑，我不怨念你救活了我的命，我伤心的是在我年幼时你那般费心地照顾我，而你到了垂暮之年，我却无法侍奉左右^①。还有那位为我接生的老乳母雅克琳娜，现

^① 这位姑母便是 Gonceru 夫人。1767 年 3 月，卢梭开始为她支付她一百里弗的薪资，即使在他最困顿的时候，也是一丝不苟地这样做着。

在也还精神矍铄，身体硬朗。想来那双迎接我来到世上并为我拨开眼睛的双手，还将在我死时替我合上眼睛。

我的感知先于思考而产生，这也是人类的共同的特点。而我对这一点的体会比任何人都来得深。我已经记不清五六岁之前都做过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学会阅读的。我只记得最初读过的那些书和它们带给我的影响，从那时起我对自己的清醒认识就从未间断过。母亲留下的一些小说，是父亲和我晚饭后的读资。一开始这些不过是用来培养我阅读兴趣的消遣，但不久以后，我和父亲就开始兴致勃勃地轮流读起书来，有时候甚至是通宵达旦。一本书不读完是不会罢休的。常常是父亲听到早上的鸟儿叫了，才有些难为情地对我说：“我们该去睡觉了。我简直比你还孩子气。”

这种危险的方式使我在短时间内获得了极其娴熟的阅读能力和理解力，此外，我还获得了超出年龄段的关于爱情的知识。我对那些事本身还没有任何概念，但对一切有关感情的事都已经开始了解了。我还在什么都不理解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了。我不断地接受着这些纸上的混乱感情的冲击，虽然没有破坏我的理智（因为那时还谈不上什么理智），但铭刻在我脑海中一种奇特的印记，让我对人生产生了荒诞的看法。以至于后来我的人生阅历和思考都多了的时候，也始终无法彻底纠正过来这些想法。

到了一七一九年的夏末，我们读完了家中所有的小说，冬天的时候又换了别的。母亲的藏书告罄后，我们就拿了外祖父留给她的书出来读。很幸运的是里面有不少好书，但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藏书的主人是位牧师。按照当时的风尚，牧师通常也是饱学之士，而外祖父同时也是个很有品位和鉴赏力的人。这些藏书中，有勒絮尔著的《教会与帝国历史》、包絮埃的《世界通史讲话》、普鲁塔克的《名人传》、纳尼的《威尼斯历史》、奥维德的《变形记》、拉布吕耶的著作，封德奈尔的《世界多元性对话》和《死人的对话》，还有莫里哀的几部作品，都一起搬到了父亲的工作室中。每天父亲工作的时候，我就读这些书给他听。对于书籍我有一种罕见的兴趣，这在同龄人中是绝无仅有的。尤其是普鲁塔克，他是最喜爱的作者。他的作品令我不忍释卷，使得我对小说的兴趣都变淡了很多。不久后

我爱阿热西拉斯、布鲁图斯、阿里德提斯^①就胜过爱阿隆达特、阿塔梅纳和朱巴^②了。从这些有趣的阅读以及由此引发的和父亲的谈话中，我形成了爱自由以及爱共和的思想，还有高傲而不肯受奴役和束缚的倔强性格。我的一生当中，每每遇到不能依这种性格行事的时候，就会痛苦万分。我时时向往着希腊和雅典，可以说我是同那些伟人的精神生活在一处的。我生而为一个共和国的公民，我的父亲又是一个热爱祖国的人，他是我的榜样。我迷失在了故事里英雄人物的事迹中，竟以为我自己就是希腊人或罗马人了。他们那些英勇不屈的大无畏精神深深震撼着我，读到那些精彩的描述我就两眼放光，荡气回肠。有一天，当我在饭桌上和大家聊起西伏拉的壮烈事迹时，为了表演他当时的举动，我竟把手伸到了火盆之上，把大家伙都吓坏了。

我有一个比我大七岁的哥哥，他学的正是我父亲的这门手艺。由于家里人都对我过分疼爱，对他就多少显得有些忽视，虽然这样的厚此薄彼我并不赞成。而这样的漠不关心也影响了他的教养，所以他年龄不大的时候就养成了浪荡的性子。后来父亲将他送到另一个师傅那里去学手艺，而他依旧像在家里时那样时常偷跑出去。我几乎很少见到他，甚至很难说对他有什么了解。但我一直很喜欢他，而他也像顽劣的孩子喜欢好东西那样喜欢着我。记得有一次他惹父亲生气，父亲狠狠地抽打他时，我赶紧跑上前去紧紧搂住我的哥哥，用身体掩护着他，父亲的鞭子就都落在了我的身上。我就这样一动不动，不知是我的哭声和眼泪起了作用，还是父亲不想让我也吃这样的苦头，总之他最终饶过了哥哥。后来，我的哥哥越发堕落，终于有一天从家中出走，失了踪迹。过了一些时候，听说他到了德国。他从未给家里写过一封信，从那之后就再也没得到过他的消息了。这样一来，我便成了父亲的独子。

如果说这个可怜的孩子是从小缺少关怀的话，那么他的弟弟的情况可就大不一样了。在我的幼年时期，即使是国王的孩子会受到的

① 普鲁塔克《名人传》中的古希腊古罗马英雄人物。

② 17—18 世纪三部畅销小说中的主人公。

关怀也不过如此了。我的父亲、姑姑、乳母，朋友们、邻居们，周围所有的人都关怀爱护着我。不过说实话，他们虽然疼爱我，但却不会溺爱，这点是很难得的。在我离开家之前，从来没被允许过单独和街上的孩子一起玩耍，也从来没有被强迫过，更没有放任我按照古怪的脾气行事。人们通常会把脾气古怪归之于天性使然，其实那完全是教育的结果。我也有同龄人的缺点：话多，嘴馋，有时还说谎。我偷吃过的东西有水果、糕点和各种零嘴，但我从来不会搞破坏和瞎捣蛋，更不会给别人添麻烦或是虐待小动物。不过记得有一次，我趁着一位邻居，克洛特太太去教堂的时候，偷偷地在她家锅里撒了一泡尿。说真的，现在回想起那件事来还是觉得分外好笑，因为那位克洛特太太是个大好人，但是她实在是我这一生中见过的最烦人的老太太了。这便是对我在幼年的时候干过的恶作剧的一个简短而真实的记录。

既然我耳濡目染的都是周围的好榜样，那我怎么可能变坏呢？我的父亲、姑姑、乳母、亲友和邻居，我所有接近的人都不会对我百依百顺，但他们很爱我，我也很爱他们。那时的我很少有什么异想天开的心思或是不能实现的愿望，我可以发誓，在我被一位师傅当作奴隶使唤之前，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作“痴心妄想”。除了跟在父亲身边读书写字，或是被乳母带着散步之外，别的时间我都跟姑姑在一起，靠近她站着或坐着，看着她绣花，听着她唱歌，我的心中十分快活。姑姑活泼又温柔的性子，姣好的面容，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的风姿，她的神态，还有她说的那些可爱的话，都让我至今难以忘却。我甚至还能描述出她当时的穿着和发型，我记得，黑发的她是在两鬓上扎了两个发髻，那正是当时流行的样式。

我对于音乐产生兴趣，更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姑姑，更确切地说，我对音乐后来的痴迷，也是受了她的影响。她能唱很多小曲和歌谣，柔美的声音演绎出的曲调就更加动听了。这位出色的姑姑，她那发自灵魂的明朗与愉悦可以赶走她自己 and 周围人所有的惆怅。她唱的歌在我听来是那样美妙，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几首，甚至到如今我的记忆力日渐衰退的情况下，我也还能够回想起几首儿童时代就忘却的歌谣，这给了我一种难以言喻的乐趣。有谁能相信，像我这样一个饱经

风霜、朽朽老矣的人，用沙哑的嗓子颤抖地哼起这些小调时，竟会像个孩子似的哭泣起来么？其中有一只小曲，我至今完整地记得它的调子，不过后半段的歌词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虽然还记得它的韵脚。这支小曲的开头部分和我脑中残存的几句是这样唱的：

迪西啊，我没有胆量
在到那棵小榆树下
听你的牧笛声飞扬
因为那流言蜚语
已经在我们的村中回荡
……交给
……一个牧童
……危险^①
玫瑰花下皆是扎人的刺。

我一直在想自己为什么会如此喜欢这首歌，我一直都无法找出产生这个念头的原由。然而，我总是无法将这首歌一次性唱完，因为中间总会被自己的眼泪打断。我也曾无数次写信到巴黎，希望有人能知道这首歌，帮我补足缺失的歌词。然而我可以断定的是，假使我知道除了我那位可爱的苏森姑母外还有人能唱这首歌的话，我对这首歌一直以来的兴趣肯定会大大减少。

这便是我来到人世后所产生的最初的感情。它使我养成了一种骄傲又柔软的性情，一种懦弱又倔强的性格，摇摆于胆小与勇敢、软弱与自制之间，我既不敢耽于享受，又不能够自我克制，既享受不到快乐，也无法慎重行事。

我的教育过程被一次意外事件打断了，结果影响了我后来的一生。父亲跟一位名叫高迪埃的法国陆军上尉发生了冲突，而这位先

① 这三段残缺的歌词如下：

把心交付于
一个牧童
太危险。

生和议会里的人有密切的关系。这个人蛮不讲理又胆小如鼠，他的鼻子被父亲打出了血，出于报复却状告我父亲持剑行凶。父亲要被捕入狱，但按照当时的法律，我的父亲坚决要求同原告一同入狱，但这个要求被驳回了。他只好离开了日内瓦，他宁愿为了荣誉和自由而一生流落他乡，也不愿做出丝毫让步。

父亲走后，我的监护人就成了舅父贝纳尔，当时他在日内瓦的城防工事中任职。他的大女儿已经过世，还有一个和我同岁的儿子。我们被舅舅送到波塞，寄居在朗博尔西埃牧师的家中，跟着他学拉丁文，顺带学一些所谓“教育”之美名下的杂七杂八的科目。

两年的乡村生活消磨了我身上学来的罗马人那种严峻刻板的作风，让我恢复了孩童的天真。在日内瓦的时候，没有人督促我，但我仍能专心学习，喜欢看书——那几乎成了我唯一的消遣。而到了波塞，功课之余我也对那些可以缓解疲劳的游戏产生了爱好。乡村之美在我眼里真是太新奇了，我简直产生不出半点厌倦。我对乡村的喜爱之情是如此的浓厚，直到今天都从未减退过。后来的岁月中，每当想起在农村度过的欢乐时光，都会让我对那时的生活眷恋不已，恨不能再次回去。朗博尔西埃先生是位通情达理的人，教授我们课业的时候也从不马虎，但并不会强迫我们做太多功课。尽管我不愿受老师的灌输，但当我回忆起那段求学的时光时，没有半点不愉快；从他那里我并未学到多少东西，但他让我不费多大力就记住了所有他所教的知识，并且至今不忘。这两点足以说明他的教育方法是卓有成效的。

淳朴的乡村生活给我带来的益处是不可估量的。我的心性更开朗了，并懂得了友情。而在此之前，我与人之间只有一些看似高雅实则空想的感情。我和表兄共同生活在一个宁静的环境中，又朝夕相处，关系便自然变得十分紧密。没过多久，我对他的感情就比对哥哥还要深了，而这种情谊一直保留到了今天。他是个高高瘦瘦的男孩，柔和的性情正同他那羸弱的身体一样。他从未因自己是我监护人的儿子而产生优越感并利用家里人对他的这些偏爱。我们两人的功课、玩的游戏、喜欢的吃食都是完全一样的。我们二人都是独自的一个人，又是同龄，自然希望有一个同伴一起玩。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只要我们两个被分开，就感觉好像被剥离了灵魂一般。我们很

少有机会表现这种深厚的情谊，但这种感情确实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想有片刻的分离，而且也从未想过会有分离的时候。我们两人都属于那种听到好话就会心软的人。只要不被强迫，我们总是殷勤待人。我们无论在什么事情上都能保持一致的意见。虽然由于管教我们的长者有所偏爱，使得我的表兄看起来高出我一头，但私下相处的时候，我又会比他高出一筹，这样一来我们就扯平了。上课的时候他背不出课文来，我就在私下提醒他；我的作业做完后也会帮他一起做。做游戏时，由于我比他玩得好，也总是做他的辅导。总而言之，我们志趣相投，拥有真挚的友谊，无论是在波塞还是日内瓦，与他相处的五年中，我们几乎每天都在一起。当然，我们也会经常打架，但却不需要别人来劝解就能和好，每次都不会超过一刻钟，并且不会有人去老师那里告黑状。也许有人会觉得，我这里所说的都是些孩子之间的事，但它却是这世界上有了孩童以来最独特的一个例子了。

波塞的生活是这样的符合我的天性，我想只要我在那里住的时间再长一些，我的性格就可以完全定性了——温柔、亲切与平和就是基调。我觉得世上是没有人比我更没有虚荣心了。我爱做好事，不过是三分钟热度，来去匆匆，劲头过了之后就泄了气。我最强烈的愿望就是受到所有周围人的喜爱。我性情柔和，我的表兄也很和气，连所有管教我们的大人都都很和气。整整两年中，我未曾见过谁对别人发过脾气，也没见过他们对我发脾气。这一切都熏陶着我的心性。看到大家都喜欢着我，我开心极了。我现在还记得有一回在教堂里答不出教理课本上的问题时，朗博尔西埃小姐脸上为我着急的神情，那让我感到非常的不安。这比让我大庭广众之下答不上来题更加令我羞愧和难受。因为我虽然对赞扬没什么感觉，但对羞耻确实会感到十分敏感，在这里我可以告诉各位读者：我是害怕朗博尔西埃小姐责备我，但我更怕的是惹她伤心。

然而，在需要对我们严厉的时候，她和她的哥哥是不会客气的，不过这些严格要求都做得很合理，从不过分。所以这虽然使我感到不愉快，却也不会想要反抗。我觉得使别人不愉快是一件比惩罚更令我难过的事情；看到别人脸上不好的神色，简直比挨打还要让我难

受。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虽然很难说清楚，但解释也是有必要的。若是人们更清楚地看到他们对年轻人不加区别甚至是冒昧使用的教育方法所产生的长远后果后，他们或许会为此做出改变！我从一件普通而又不幸的事例中得到了深刻的教训，因而决定详加叙述于此。

朗博尔西埃小姐对我们不仅有着慈母般的爱，还有着母亲般的权威。在我们应该受罚的时候，她有时会采取惩罚子女的方法。她曾多次只是以惩罚来吓我们，这让我觉得十分害怕，当真正受到她的惩罚之后，我却发现真正惩罚的过程并不如等待惩罚的过程那般可怕，更奇怪的是，这样的惩罚却使得我对朗博尔西埃小姐更加热爱。我发现挨打时皮肉上的疼痛和心灵上的羞愧中，竟然掺杂着一丝肉欲的快感，这使得我不但不害怕挨打，反倒希望那双手多打我几次。多亏了我对朗博尔西埃小姐纯真的感情和我善良的本性，我才没有为了受罚挨打而特意去做坏事。真的，这里面毫无疑问有点儿早熟的性本能。同样是挨打，如果是她的哥哥打我，带给我的可能就是单纯的痛苦了。不过按照她哥哥的脾气来说，我是不怕他替妹妹动手的。我之所以约束自己少受处罚，纯粹是不想招惹朗博尔西埃小姐生气。对她体贴的意识源自我的好感，而这种好感威力巨大，它支配着我的情感。

这种我不想再犯却不怕再犯的错误，还是不可避免地在此发生了。但这次不能怪我，因为不是我刻意要犯的错误。而且这次可以说，我是心甘情愿地利用了这次机会。不过这样的惩罚是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了。因为朗博尔西埃小姐说她不想再用此毫无效果的方法，这让她感到很累。在此之前，我们都睡在她的房间里，冬天有几次甚至还睡在她的床上。而过了几天，她就让我们搬到另一间房里去睡了，后来，她慢慢把我当作一个大男孩看待，其实这并不是我所期望的。

谁能想到，一个三十岁的未婚女子施加在一个八岁儿童身上的体罚，竟会向着与自然相悖的方向发展进而决定了我此后一生的趣味、情欲、嗜好乃至我整个人呢？在我的肉欲被唤醒的同时，我的欲望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一心局限于那种感受带给我的快乐，而不再去追求别的东西了。虽然我的血液里燃烧着淫欲的渴望，但直到最冷

静、最迟缓的情欲都开始发展起来的年龄之前，我都洁身自好，纯洁无暇。每当见到漂亮的女人，我的目光就会贪婪地注视着她们，并不时地在脑海中回想。但也仅仅是让她们都依照我的方式在心里鲜活起来，让她们都成为朗博尔西埃小姐。

甚至到了我完全成熟以后依然有这种奇怪的癖好，尽管这种怪癖迅速滋长甚至到了疯狂的地步，但仍然没有使我丧失掉诚实的本性，虽然似乎看起来它会使我堕落至此。如果说世上真的存在纯洁的教育的话，我所受到的就是这种教育。我的三个姑姑都是再贤惠不过的堪称典范的女人，保持着当时很多女性不具有的端庄。父亲倒是一个爱玩乐的人，但他的情趣是旧式的，在他喜欢的女人面前，他从未说过一句会让未婚女子听了难为情的话。在任何地方，我也未有像在家里这样受到他们对于一个孩子应有的尊重。我发现朗博尔西埃先生也很注意这一方面：有一个很好的女仆，只因为在我们面前说了一句有些不雅的话，就被辞退了。我成年之前，不仅对两性结合没有任何清晰的概念，就算生出一点点模糊的概念也让我觉得无比丑恶和生厌。我对娼妓十分憎恨，对淫棍也无一不感到轻蔑，甚至是恐惧。因为有天，在去小萨科内克斯的小路上，我看到了路两旁的一些土坑，人们告诉我说有些家伙就在那里面野合。从那以后我对这样的淫乱行为就感到了深深的厌恶。这种人的行为让我想起见过的狗交媾的情形，因此一想到他们就感到恶心。

由教育而得来的这种思想，本身就能够起到推迟我那烈火般的气质引发的欲念迸发。就像我之前说过的，我的肉欲初次爆发在我身上发挥的规避作用，也巩固了我的这种思想。尽管我沸腾的热血让我时时感到冲动，但我只想感受过去的那种快感，而对于人们曾说的这种让我憎恶的快乐，我却从未想过——虽然它们是如此相近。在我那些痴愚的胡思乱想中，在我狂乱的情色冲动中，以及在它们影响之下做出的一些荒唐举动中，我只是曾以想象求助于异性，而没有想过异性除了满足我渴望的这种功用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用途。

我就这样平安地度过了青春期，尽管我热情、好色又过早地成熟。除了朗博尔西埃小姐无意中使我感受到的肉体上的快感外，我从来不曾想过也未曾有过其他的肉体快乐，甚至直到我成年后也是这

样，这种可能把我毁灭的事物却保全了我。我童年时旧有的癖好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和另外的嗜好紧紧结合在一起了，以至于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将它们与我感官上的欲望分开。再加上我生性比较害羞，我很少在女人面前有任何放肆的行为。我认为其他种类的享受只不过是其所追求的那种享受的终点。而其所追求的享受，其他男人无论有多向往也夺不走，而任何女人即使她们能够给我，也是猜想不到的。我就这样度过了一生，即使想得到我心爱的女人，又难以在她面前启齿。既然不能向女人们开口，我就只好用一些想象中的男欢女爱聊以自慰：双膝跪在一个泼辣的情妇面前，服从她的命令，乞求她的原谅，对我来说是极其甜蜜享受。这种想象使我热血沸腾，使我越发活得像个羞答答的年轻情人。人们能够想象，这种恋爱的方式是不会有迅速进展的，而对于我所追求的女人的贞操也是没有多大危害的。因而虽然我很少真正爱过女人，但运用这种方式，也就是脑补，我仍然获得了很多享受。这就是为什么配合着我腼腆的性格和浪漫的性情，我最终保持了纯洁的情感和端正的作风的原因。如果我再脸皮厚一点儿，这样的癖好恐怕会使我陷入无穷的淫欲之中。

在这座黑暗而充满污泥的迷宫里，我总算迈出了自我坦白的第一步，也是最困难的一步。最难于启齿的倒不是罪恶的事，而是这种又可笑又可耻的事。现在起我已经有了坚定的信心，在大胆地道出了前面那些事之后，我就再没什么好顾虑的了。人们可以想象，我要下多大决心才能说出这些事情来，在我的一生当中，尽管有时爱一个女人爱得发狂，到了目不能视、耳不能听、神魂颠倒、全身痉挛的地步，我也从未向她们说出过这种怪癖，即使在最亲密的时候也没有向她们恳求过这种我所需要的唯一的恩宠。这样的事情，只有在我童年的时候跟一个同岁的女孩有过一次，还是对方先提出这个要求的。

如果说要追溯我这段感情开始的时候，我也发现了有很多非常矛盾的因素，但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产生了一种统一而纯粹的效果。我还发现，一些表面上相同的因素，在某种巧合的状况下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以至于人们很难把它们联系在一起。比如谁能够想象，我灵魂中最坚强的那部分，竟然是从我那有着好色和软弱这两个双重因素的血液中提炼出来的？下面我要讲的事情并没有离开刚才

提到的主体，但人们却可以从中看到截然不同的后果。

有一天，我独自一人在厨房隔壁的屋子里读书，一个女仆走进来将朗博尔西埃小姐的几把木梳放在砂石板上烘干。过了一会儿她来取梳子的时候，发现坏了一把，一排梳齿全折断了。这是谁弄坏的呢？除我之外之后再没有人进过这间屋子。他们便追问我是否动过那把梳子。朗博尔西埃先生和朗博尔西埃小姐一起来训诫我，逼问我，甚至恐吓我，但我就是不承认。然而他们认定这就是我干的，不管我怎样争辩都没有用。尽管人们从没见过我这样大胆地撒谎，他们也认定我做了这事并将之看得很严重，而事实上这件事也确实该认真对待。毁坏东西不说，还撒谎不承认，这就必须受到惩罚了。但是这回却不是朗博尔西埃小姐动手打我。他们写信给了我舅舅贝纳尔，舅舅来了。而我的表兄也被冠以另一种同样严重的罪名，我们两个便要同受处罚。这次舅舅下手很重，这么一来便彻底矫正了我那已经败坏的情欲。这可能是再好不过的办法了，因为从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情欲都再没有骚动过。

他们没能从我口中得到任何一句他们所期望的认错，之后又问了我好几次，一次比一次厉害，而我毫不动摇，宁死也不屈服。最终，暴力终于败给了一个孩子“恶魔般的倔强”（他们再找不到别的形容我的词语了）。我被这次残酷的遭遇折磨得不成人样，但是，我胜利了。

这件事至今已过去五十年，今天的我不再担心会为这件事而受到体罚了。那么，让我在上帝面前发誓，我真的没有干过这件事情，我既没有动过那把木梳，也没有靠近过那块砂石板，甚至这样的念头都不曾产生过。但愿人们也不要问我这件东西究竟是怎么弄坏的，因为我也不明白它怎样就会断。但我却千真万确地知道，在这件事上，我没有罪。

请各位设想一下，一个平日生活里温顺腼腆的孩子，在情绪激动时性格却又变得那样激烈而倔强；一个惯于听从理智支配，惯于受到温柔、亲切、公正的对待，从不知道不公正为何物的孩子，在第一次受到这样不公正的待遇，尤其这还是来自于他所最爱的长辈的时候，他的思想会发生多么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的心情该是多么复杂！在